

苏有郎的报告文学《最后一站》，题目既是画龙点睛之笔，又准确传达中心论点，更具启迪作用。天下之人，谁无“最后一站”？这最后一站地该怎么走？

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几亿老年人新的社会生态，怎样转化为社会发展动力？作者在书写曲宪忠故事的同时，也在深入思考。故而，舍弃“梨财神”“威县梨产业之父”“威县梨产业奠基人”“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”“燕赵楷模”“最美河北人”等表述，而选用“最后一站”，使作品更具社会干预作用。

苏有郎舍弃以人物命运吸引读者的惯例，只截取主人公的最后一站，这增加了写作的难度，却使作品产生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。艺术规律是艺术成功的积淀，打破固有的规律并不容易，而一旦打破就是创新，就需要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从而找到独特的观点。

目前写老干部、老科技工作者“最后一站”的报告文学不多，甚至绝无仅有。《最后一站》的指向性、历史的潜在性，以及当代性便显现出来。这里的“最后一站”，是隐喻，是替换，也是转喻，更是转义，是从有关事物关联方式的观念，向另外一种事物、一种观念的转移。

这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关联，也是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，更是一种人性的启示。

《最后一站》的另一个特点，是其深刻的辩证思维。当前铺天盖地的新概念、流行词：内卷、后现代、后真相、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元无知、原生家庭、底层逻辑、躺平、AI写作、量子计算……只是将新生的复杂现象快速归类，以降低人们的认知负荷，而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认知捷径，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却可能导致思维的懒惰。

面对这一现实，认真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，就必须进行深入的辩证思维，以求面对实际问题，拿出自己的真知灼见，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。

书中写到，有人说：“人家是私营企业，你管不着人家。你只是县里一个顾问，既不是领导，又没有利害关系，虽然是为人家好，但也不至于拔人家的树苗啊！”曲宪忠说：“我是威县县委、县政府的顾问，不是某个人的顾问。我是为了全县产业的发展，不是为了某个厂子服务的。我既然接了这个聘书，就要把承诺的事情做好，不能照顾情面，不可心存顾虑。你承包了我们百姓这么多地，你要赔了，给不了我们农民包地费，我们农民咋整？十万亩的梨园事关长远，容不得半丝马虎，否则就断了后路。”

一种思维方向前行受阻，换一个方向就行通了。这是曲宪忠的辩证思维，也是作者的辩证思维。倘若作者不赞同、不重视这一思维方式，也就不会选用这一材料。思辨的力量全在于此。

作者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议论，也是深悟其道，辩证思维，直指其要。“科学技术不是孤立的，如果是孤立的，再好的技术没人用，也会被束之高阁。……在我国目前基本国情之下，要想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，还需要行政推动。”这是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充分思考的大问题，创新发展，怎么发展？“如果没有曲宪忠，没有威县县委、县政府一直持续的支持政策，就没有今天威县的梨产业。”这就是作者给出的结论。

《最后一站》的艺术风格是朴实、淳厚、自然的，无雕琢之痕，无尖酸刻薄之语。自然来自乡野，有的是浓浓的乡土气。一草一木，一肥一水，一枝一丫，“日拱一卒，功不唐捐”。

娓娓道来，都是威县的地，威县的人，威县的梨。“威县一大怪，生个孩子装沙袋。”一语道出了古老黄泛区的乡土人情。“他们干活口渴了，去村里小卖部买瓶水。瓶上一层土，有的年轻人即使渴了也喝不下去。”这就普普通通的一句话，便活画出了威县的现实，这就是真实的威县。

程绍武先生在《一部展现退休科技干部形象的力作》一文中，也提到“作品写的事迹详实，细节丰富，文字朴实，很有艺术感染力，见人见事见精神，是一篇讲好中国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中的河北故事、邢台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人形象的成功之作。”

朴素的文字，往往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诚心性。贾兴安先生说：“曲宪忠的‘文章’写在田野上的田间地头，花香飘香的梨园里，梨果累累的枝头上；苏有郎的‘文章’，是让曲宪忠的音容笑貌‘复活’，身影和姿态‘再现’。”

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分析说：“在不动声色的行云流水的叙述中，在保证纪实文学绝对对真实的底线时，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，使纪实文学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时代性风貌。”他还说：“形式貌似陈旧，实乃别出新意”“看似平平常常的语言，实非常人可为。用最普通词汇，写出最感人的故事，这是作文的最高境界”。

苏有郎的朴实，就在于其语言朴实无华，没有炫技之心以赢自己名利，只是实实在在地讲述一位可敬的老人，一位人人敬佩的老人的感人故事。总之，此作是从事写人，通过事件的复杂性，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命运，揭示历史和现实内在的问题，讴歌老有所为的高尚人格。

读苏有郎的作品，我们很自然地读出孙犁、刘绍棠的味道。比如孙犁行文结构近于散文，朴素而自然，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，充满着河北平原的乡土气，并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故事性，却善于抓住事物的某些重要环节加以凸显，形成一种单纯、自然、质朴、明净的风格特色。

我们再看刘绍棠为他自己提倡的乡土文学所归纳的五个要素：坚持党性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，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，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。我们似乎觉得《最后一站》与以上这五条几乎一一对应。

人在草木间，“人间至道，无非生息”。地气是土壤的气息、土壤的气脉、土壤的气场，地气是灵气、是生气、是勃勃的生机。乡土气是地气的扩展，是人与地气的融合，人是现代的人，她是当下的地，用纯朴的乡土语言写当下的乡土故事，给人以真实、亲切、自然之感。写出了与人民共情、共鸣、共振、共行的浓浓深情，这就是《最后一站》的艺术特色。

“晚辈回来了。”  
 住持连忙扶他起来，端详片刻，欣慰地点头，“好，好。施主眉宇间多了份沉稳，想必这三年来，颇有进益。”

韩若玉让人将礼物抬进来，有金银、布匹、经书，还有特地请名匠打造的一套锡制茶具。最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锦盒，打开后，正是三年前住持赠他的那只白瓷碗。

“大师请看，这只碗晚辈一直悉心保管，从未有一日敢忘恩德。”韩若玉将碗捧到住持面前。

住持接过碗，轻轻摩挲着碗身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命小沙弥取来一壶清水，缓缓注入碗中。

“施主请看。”住持将注满清水的碗举到阳光下。

韩若玉凑近细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在阳光照射下，碗壁竟隐隐显现出几行小字：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此碗乃寺中祖师特制，唯有盛满清水，在阳光下才能看见其中铭文。”住持将碗轻轻放在石桌上，“老衲当年赠你此碗，不是望你珍藏不用，而是盼你在日常用度中，时时看见这些字，不忘民生疾苦。”

韩若玉怔住了。这三年来，他将瓷碗视若珍宝，小心收藏，竟从未用它吃过一餐饭，喝过一口水。他幡然领悟住持的深意——真正的感念，不是将信物供奉起来，而是将那份精神融入日常。

“晚辈愚钝……”韩若玉满面惭愧。

住持摇摇头，慈祥地笑了，“施主不必自责。你今日能回来，足见心地赤诚。老衲只望你记住：为官之道，不在珍藏一只碗，而在为百姓端稳饭碗。”

韩若玉郑重起身，重整衣冠，深深一揖，“大师教诲，晚辈永世不忘。”

那日，韩若玉在寺中用了斋饭，特意请求住持允许他用那只白瓷碗。一碗青菜豆腐，他吃得格外香甜。

临别，韩若玉又捐出一笔银两，嘱托住持修缮寺院。但他心若明镜，比起这些金银，住持更企盼的，是他成为心系百姓的好官。

回到济州任上，韩若玉将那只白瓷碗放在书房案头，每日用它饮食。碗壁上那几行字，更深深印在了心里。

次年春天，济州遭遇蝗灾，韩若玉下乡督导灭蝗，开仓放粮。看着灾民领到粮食感激的眼神，他忽然彻悟当年雷泽寺僧人施粥救灾的心境。

那天晚上，他给住持写了一封长信，末尾写道：“大师昔日赠碗之恩，今日方知真意。碗中食之，来自民脂民膏；手中权之，系着万家灯火。弟子必当时时警醒，不负所托。”

窗外，一轮明月高悬，清辉洒在书案的白瓷碗上。那碗中的清水，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，仿佛盛着满天星辰。

■苗青 摄影

# 饭碗

郭卫东

中懂些医术的慧明师弟为你开了几剂药，这才退了高热。”他将粥碗递到韩若玉手中，“先喝些粥，暖暖胃。”

韩若玉接手接过温热的粥碗，眼眶不禁湿润了。他本是曹州邻县的书香子弟，自幼苦读。这次与同窗结伴上京赶考，谁知途中遭此劫难。想到自己险些命丧荒野，而今绝处逢生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“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”韩若玉声音哽咽，“晚辈韩若玉，本是上京赶考的秀才，与同伴走散了……”

住持静静听着，不时点头。待韩若玉说完，他才轻叹一声，“施主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既然有缘到此，便在寺中好生休养，待身体康复再作打算。”

在寺中休养的日子里，韩若玉渐渐熟悉了这座古寺。雷泽寺始建于唐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虽不复昔日鼎盛，却留着晨钟暮鼓的修行。寺中僧人不多，加上住持也不过七八人，却将寺院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韩若玉不好意思白吃白住，便帮着寺中抄写经卷。他的小楷清秀工整，深得僧人们赞赏。有时也与住持品茶论道，见这位老僧不仅佛法精深，对儒家经典也颇有见解，二人常常聊至深夜。

一日，韩若玉在藏经阁帮忙整理经书，看见了一本《雷泽寺志》。翻阅之下，才知道历经数次灾荒，寺中僧人每每开仓施粥，救助灾民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寺中连住持的饭碗都典当了出去。

“寺志中所载，可是真事？”当晚，韩若玉问住持。

住持轻抚长须，目光悠远，“确是真事。那还是三十年前，曹州大旱，百姓流离。寺中存粮本就不多，还是悉数拿了出来。老衲那时尚且年轻，亲眼见师父——那时的住持，将他的景德镇瓷碗交给知客僧，命他换些米粮。”

“那碗……”

“不过是一只碗罢了。”住持淡然道，“佛门中人，一瓢一饮，皆是修行。金碗与陶碗，有何区别？”

韩若玉默然。想来自己寒窗苦读，不就是为了朝一日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吗？若真如住持这般超然物外，又何必执着于功名？这念想折腾了他整整一夜。

半月后，韩若玉已大致康复。这日清晨，住持将他唤到禅房。

“韩施主，老衲知你志在科考，不敢久留。这些散碎银子，你带着路上用。”住持将一个小小

布袋推到韩若玉面前。

韩若玉连忙推辞，“大师救命之恩，晚辈尚未报答，怎敢再受馈赠？”

住持摇摇头：“钱财本是身外物，能助施主一程，便是它的功德。”说着，他起身从柜中取出一只木盒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只洁白如雪的白瓷碗，碗身细腻光滑，上面刻着雷泽古寺的标记——一朵祥云托着一滴露珠。

“这是……”韩若玉怔住了。

“此碗是景德镇所出，乃寺中传承之物。”住持将瓷碗轻轻放在韩若玉手中，“老衲将它赠与你，望你记住：碗虽小，可盛乾坤；人虽微，当怀天下。无论将来身在何处，勿忘初心。”

韩若玉双手捧着这只瓷碗，感觉它有千钧之重。这岂止是馈赠，更是一种寄托。他郑重跪下，“大师教诲，晚辈铭记于心。他日若得功名，定当回来报答寺中恩德。”



住持含笑将他扶起，“施主不必执着于报答。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，便是对老衲最好的回报。”

次日，韩若玉带着住持的赠银和那只精心包裹的白瓷碗，踏上了去京城的路。一路之上，他格外小心，将瓷碗贴身收藏，每晚住宿时都要取出查看，生怕有丝毫损伤。

这只碗似乎真的带来了好运，路途异常顺遂，他很快抵达京城，在大考中极为出色，以二甲第十八名的成绩考中进士。放榜那日，他看着自己的名字，先想到的，便是雷泽寺中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僧。

三年后，韩若玉赴济州任职。到任不久，便带着厚礼重返雷泽古寺。

寺还是那座寺，只是更破旧了些。山门上的漆色剥落得厉害，院墙也有几处明显的裂缝。韩若玉心中感慨，整理衣冠，缓步走入寺中。小沙弥禀告后不久，住持迎了出来。三年不见，老僧的背更驼了，步履迟缓了许多，唯有那双眼睛，依然清澈明亮。

“大师！”韩若玉扑通一声跪下，眼中含泪，

## 南荷北佛

# 品读天鹅湖

李跃平

丰美，凉爽的风从摇曳的荷花尖上漫过来。湖边有很多墨绿色的小船，当地人叫“柳叶船”，它因船身细长，形似一片柳叶而得名。

我们租船下湖，水的边沿，一簇簇叫不出名字的水草，漾出条条涟漪，激起朵朵浪花。船工不疾不徐地向湖中划去，船舷两旁，荷叶间伸出着粉色与白色荷花。

就在这时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一群天鹅在荷花丛中愣愣地望着我们。船工似乎习以为常，说：“你们看那里。”顺着船工的指引放眼望去，湖湾的纵深处，水面上漂浮着上百只白天鹅。

天鹅湖水清澈透明，空气清新怡人，鸟的数量、种类在增多，这里也成为候鸟的栖息地。天鹅是一种候鸟，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，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，每天早晚飞向宽阔的普者黑水面。

天鹅湖的天鹅没人照料，成群结队地在湖面上游弋。近距离观赏它们美丽圣洁的身影，是需要好天气的。妻有些兴奋，正准备拍照，船工一边撑船一边说：“别急，等会儿再拍不迟。”

船工是行家，他知道，在天鹅湖里，天鹅或群起低飞，或呢喃私语，或亢奋长鸣，身影所到之处造就的碧绿波纹与银色水花的灵动之美，才是每一个摄影者真正的期待。普者黑的天鹅与别处不同，在湖中有几百只高贵的黑天鹅和美丽的白天鹅聚集，这正是船工叫我们“别急”的原因。

## 太白湖畔

# 追云

张洪林

腾飞的龙鳞，在山尖溅起火星。

踩着自己的影子追逐，看谁能先触到云的衣角——小伙伴总把草帽抛向霞光，扬言“套住一片云”。我踮脚去够草垛上的光斑，以为抓住那抹红，就能留住晚霞。

那时的地平线没有钢铁森林，只有青瓦土墙在暮色里起伏。奶奶唤归的声音混着炊烟飘来，才惊觉晚霞已漫过肩头，把汗湿的背心染成橘色。归巢的雀鸟掠过发梢，翅膀剪碎最后一缕霞光，而我们的影子，早已在晒谷场上织成蛛网，网住了整个童年的黄昏。

如今的追云者，把脚步换成了镜头与代码。火烧云穿过智能大厦的玻璃幕墙，在VR的镜片上折射出彩虹。无人机编队掠过塔吊



去普者黑旅游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天鹅湖，它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外景拍摄地。天鹅湖有孤峰清流、洞幽石奇的灵秀，有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神韵，有西湖波光潋滟的明丽，有无比浩荡的万亩荷花，是彝家的水乡，候鸟的天堂。

仙人洞村的民宿主人说，天鹅湖可以看万鸟齐飞，是与天鹅亲密接触，感受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和谐氛围的绝佳去处。来普者黑，天鹅湖是不可不去的。

来普者黑的第二天，阳光格外明媚，与妻前往天鹅湖，去品读普者黑湿地生物多样性之美。普者黑是以喀斯特孤峰群、湖泊群、溶洞群、湿地生态群为主的生态型湖区，从景区大门的第二入口进去，就是天鹅湖。

放眼望去，湖面很大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离湖岸还有些距离，已见湖面几乎被荷花覆盖。山得水而活，水因山而媚。连绵的山峦，如画的风光，绘就了一幅动人的晨景图，让人感到亲切与震撼。

正值清晨，偌大的天鹅湖静谧而迷离，清晰可见孤峰倒映的剪影。湖光山色间，一群一群的白天鹅、黑天鹅以及大雁，悠然自得地结伴而行。一股清凉潮湿的味道飘来，青山绿水、蓝天白云环绕间，似乎能听到天鹅湖生态脉搏的跳动。

站在湖畔，举目四望，湖边野花烂漫，水草



“日落西南第几峰，断霞千里抹残红。”郊外的风掀起衣摆时，忽然读懂古人为何要“追云”——天幕上的火烧云，正以液态的红色奔涌，像被谁打翻的鎏金炉，在楼宇间隙流淌成河。远处的塔吊，正以长臂作桨，划开这流动的光阴。

几时的追云，是晒谷场上疯长的剪影。放学铃响，书包砸在门槛上的声音未落，已赤脚踩过发烫的石子路，朝着天际线狂奔。天空是永不褪色的巨幅画布，夕阳是颠摇摆欲坠的熟柿子，把云霞染成金红的浪。那云霞时而化作踽踽的猛虎，在风里甩动斑斓长尾；时而裂成

## 游目骋怀

# 山村古巷

丁镇

年衰的老屋卑微地挤在旧时光的罅隙里，碎石和鸟鸣叠放的墙略高过头顶，围成一方方鸡鸣狗吠的屏障，家园的根深扎在晨昏的消长里。

锁住洪荒的顽石托举起光滑圆润的切面，咬合成一条山村弯曲的驼背，那是青石铺就的负重和隐忍。

穿过古巷，须有蝴蝶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翩然轻盈的引领，惯常还会有奶奶声声的呼唤，攀附着牵牛花的藤蔓，高过了矮墙，低于巷道两侧拱起的房脊。

古巷深深，古巷的天空窄窄，连月光都被收拢在夜色里一只寒鸦的背后，但只要你拐个弯快步走出来，就会迎面与巷口的银月亮撞个满怀。

# 山间即景

山的怀抱永远敞开着

爬山虎在更幽深的秋的时光里，结实地捆绑着石头。

一只蜥蜴停在大山的脚背，光影滚动的巨石上，一会儿又出没在旁侧，清浅的斑驳里，些微凶险的诱惑中。

苦桃树举着几颗毛茸茸的桃子，我知道桃子涩中带甜，因为它要把一颗苦楚的种子带去远方。

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，它把斑斓的掌纹印在风里。

每一株枯草都挺立在生命的孤独里。

我代替山，包容了这一切，也宽恕了一切。